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二

贈二十五首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

去國客行遠還山秋夢長梧桐落金井一葉
飛銀牀覺罷攬明鏡鬢毛颯已霜良圖委蔓
草古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因

為洞庭葉飄落之瀟湘

齊賢曰荆州記益陽有金井數百古老傳

金人以杖撞地輒成井晉樂志云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練汲寒漿淮南子一葉落而

天下知秋左傳曰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古詩
枯桑知天風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楚辭
洞庭波兮木葉下王贊曰莊子云越之流人
去國旬月庾肩吾詩銀牀落井桐令弟經濟
左傳曰敢不良圖毛詩野有蔓草

士謫居我何傷潜虬隱尺水著論談興亡客

遇王子喬口傳不死方入洞過天地登真朝

玉皇吾將撫爾背揮手遂翱翔齊賢曰陸機

素毛詩翱翔河上王贊曰文中子禮樂篇薛

公曰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謝靈

運詩潜虬媚幽姿王僧達詩既踐終古迹聊

訊興亡言王子喬及不死方事見二卷尚書

序口以傳授劉琨詩揮手長相謝劉玄休詩
揮手從此辭後漢馮衍傳與道翱翔與時變
化詩云將
翱翔將翔

醉後贈王歷陽

書禿千兔毫詩裁兩牛腰筆縱起龍虎舞袖

拂雲霄雙歌二胡姬更奏遠清朝舉酒挑朔

雪從君不相饒齊賢曰歷陽和州也王羲之

之筋梁武評書曰字勢如龍跳天門虎臥鳳

閣揚揮書曰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

足起舞王贊曰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又曰日月流邁不相饒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為稚子舞故
作是詩也

北堂千萬壽侍奉有光輝先同稚子舞更着

老萊衣因為小兒啼醉倒月下歸人間無此

樂此樂世中稀齊賢曰毛詩焉得諼草言對

種於北堂以忘憂也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列

士傳老萊子孝養二親着五色綵衣臥地為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辨猛虎鬚君看昔

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子猷聞風動窻

竹相邀共醉杯中綠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

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秉

燭遊謝尚自能鸚鵡舞相如兔脫鷓鴣裘清

晨鼓棹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齊賢曰唐

挺等謂曰仲龍可擾以馴然頷有逆鱗援之

者死人君亦有之卿等犯吾鱗禪闕失朕其

慮危亡哉莊子曰孔子見盜跖對柳下季曰

市老翁賣藥跳入壺中事見前晉王子猷嘗
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唐利州歷陽郡治歷陽縣越州會稽郡治會
稽山陰二縣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
朗四望皓然古詩書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西晉謝尚能作鸚鵡舞西京樂記相如初還
成都以鸚鵡裘問市人楊昌貫酒士贊曰易
云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史韓非傳曰夫龍之
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
尺人無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不逆鱗說之
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晉書傳咸字
長虞遷御史中丞時汝南王亮輔政專權咸
諫曰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
言耶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當識其不勝區
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

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怒嵇康傳呂安服穉
康高致每相思輒千里命駕謝莊月賦隔
千里兮共明月圖經明月樓在江陵郡
劉孝綽建顏之推詩曰屢陪明月樓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宣城

白若白鷺鮮清如清唳蟬受氣有本性不為
外物遷飲水箕山上食雪首陽顛迴車避朝
歌掩口去盜泉岩堯廣成子倜儻魯仲連卓
絕二公外丹心無間然齊賢曰孟子曰居移
物也箕山在西京河南府許由所隱伯夷傳
云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

註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
 也鄒陽曰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莊子黃帝聞
 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見之崆峒在梁國虞
 城東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個儻奇偉之書策
 論語禹吾無間然矣士贊曰景福殿賦岩堯
 岑立諸葛亮與李平叔教曰詳思期戒明吾丹心昔攀六龍飛今作
 百鍊鉛懷恩欲報主投佩向北燕彎弓綠弦
 開滿月不憚堅閑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回
 旋若流光轉背落雙鳶胡虜三嘆息兼知五
 兵權鎗鎗突雲將却掩我之妍多逢勦絕兒

先着祖生鞭據鞍空矍鑠壯志竟誰宣

齊賢曰揚

子攀龍麟附鳳翼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劉
琨詩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選詩投佩出
甘泉光武謂徐宣曰卿所謂鉄中錚錚書曰
天用勦絕其命晉書劉琨曰常恐祖生先吾
着鞭東漢書馬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盼以示
可用光武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王贊曰鮑照
詩捐軀報明主傅玄詩一絕如流光蜀
志揚戲贊龔德緒王義強曰志壯氣強蹉跎
 復來歸憂恨坐相煎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
 邊危苦惜顏先全波忽三圓時遊敬亭上閑
 聽松風眠或弄死溪月虛舟信洄沿顏公二

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醉中仙

過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齊賢曰左傳季子

何太急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漢書樂

歌月穆穆以金波謝眺詩金波麗鳩鵲陶弘

景愛聽松風謝靈運詩乘月弄潺湲莊子有

虛船來觸舟江賦沂泗沿流陶潛傳淵明義

熙未徵為著作佐郎不就顏延之雷二萬錢

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太白與賀知章

李適之崔宗之等為酒八仙故杜甫有飲中

入仙歌莊子有秋水篇上贊曰謝叔源詩良

遊常蹉跎蘇武詩生當復來歸任昉詩當與

虛舟值謝靈運詩虛舟有超越漢郊祀志曰

此一事也又王父君從九卿來水國有豐年

偃一事諫伐匈奴

魚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煙下馬不作威水壺

照清川霜眉邑中叟皆美太守賢時時慰風

俗往往出東田竹馬數小兒拜迎白鹿前含

笑問使君日晚可迴旋遂歸池上酌掩抑清

風絃齊賢曰左傳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又如

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姚

崇作冰壺戒郭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

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次迎拜鄭弘傳曰弘

為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陸車致雨白鹿方道

挾轂而行謝眺詩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都賦

九市開場貨別隧分紅塵四合烟雲相連晉
 書劉暉轉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
 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
 君角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侍寵作威福
 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古樂府使君從南來
 五馬立踟躕鮑照詩清如玉壺冰漢酈食其
 傳時問邑中賢豪楚元王薄天下衆書往往
 頗出晉書謝安將桓伊鬚曰使君於此不凡
 頌穆如清風曾標橫浮雲下撫謝眺肩樓高
 碧海出樹古青蘿懸光裸紫霞杯伊昔忝相
 傳良圖掃沙漠別夢繞旌旃富貴日成踈願
 言杳無緣登龍有直道倚玉阻芳筵

敢獻繞朝策思同郭泰船何言一水淺似隔

九重天

齊賢曰謝眺字玄暉據文選所載嘗

田等詩皆宣城作史記匈奴傳臣瓚曰沙土
 曰幕應邵曰沙幕匈奴之南界東漢書李膺
 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魏志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
 人謂蒹葭倚玉樹左傳士會歸繞朝贈之以
 策東漢書郭泰字林宗自洛陽歸諸儒送至
 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
 為神仙古詩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士贊
 曰曾標言其標致之高也古詩上與浮雲齊
 左思詩夢想騁良圖李陵歌曰徑千里兮度
 沙幕古幕崔生何傲岸縱酒復談玄身為名
 漢字通用

公子英才若迤邐鳴鳳托高梧凌風何翩翩

安知慕群客彈劍拂秋蓮齊賢曰崔生崔侍御也易屯如遭如

史記大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
士贊曰縱酒字義出漢書田儉傳師古曰縱
放也放意而飲酒南史梁簡文帝博綜群書
善談玄理孔融薦禰衡曰淑質貞亮英才卓
爍馬融廣成頌棲鳳凰於高梧
宿麒麟於西園詩云翩翩者騅

贈宣城趙太守悅

趙得寶符盛山河功業存三千堂上客出入

擁平原六國揚清風英聲何喧喧齊賢曰史趙簡子召

諸子告之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
符矣簡子曰奏之母曰從常山上臨代代
可取也簡子知母曰賢以為太子簡子卒母
卹立是為襄子襄子姊為代王夫人襄子乃
北登夏臺請代王使厨人操銅科擊殺之遂
興兵平代地至惠文王弟勝最賢喜賓客至
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封於東武城號
平原君六國齊楚燕趙韓魏士贊曰晉忠義
傳序激清風於萬古楊脩谷臨淄侯箋流千
載之英聲荀子嗻嗻然不知所非
也通作諠監韻旧作諠今作喧

大賢茂遠

業虎竹光南藩錯落千丈松虬龍盤古根枝
下無俗草所植唯蘭蓀憶在南陽時始承國

士恩公為柱下史脫繡歸田園

齊賢曰漢文帝與太守為

銅虎符竹使符晉和嶠遷穎川太守庾凱見

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柯多節目施

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左傳松栢之下其草不

植沈休文詩令守馥蘭蓀王逸楚辭註蓀香

草名南陽唐鄧州南陽縣史記豫讓曰智伯

國士遇我又老子為周柱下史漢百官表侍

御史有綉衣直指陶潛歸去來辭田園將蕪

胡不歸士贇曰漢光武詔曰諸將業遠功大

西都賦隋侯明伊昔簪白筆幽都逐遊蒐持

斧冠三軍霜清天北門差池宰兩邑鶚立重

飛翻焚香入蘭臺起草多芳言夔龍一顧重

矯翼凌翔鵠赤縣揚雷聲彊項聞至尊驚飈

頽秀木跡屈道彌敦齊賢曰魏志殿中侍御

帝問曰此何官也曰御史簪白筆削階而直上

陽郡幽都縣易曰游魂為變雋不疑傳暴勝

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

郡國左傳何敢差池潘岳詩驅役宰兩邑蜀

志諸葛亮曰妻子鶚立而望歸王仲宣詩荀

非鴻鵬孰能飛翻通典尚書郎入直給女侍

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賈逵

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謝

史鄒衍曰中國縣曰赤縣神州後世以指輦

李集卷十二

殺人宣叱奴下車殺之主訴帝帝召宣令謝
主宣不從疆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於林風因勅疆項令出李肅遠運命論曰木秀
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陸機詩驚飈褰反出
信王儉撰褚淵碑曰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出
牧歷三郡所居猛獸奔遷人同衛鶴謬上懿
公軒自笑東郭履側慙狐白温閑吟步竹石
精義忘朝昏顛顛成醜士風雲何足論獼猴
騎士牛羸馬夾雙轆願借羲皇景為人照覆
盆溟海不振蕩何由縱鵬鯤所期玄津白個

儻假騰騫齊賢曰猛獸虎也宋均為九江守
乘軒者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行雪中
履有上無下足盡踏地人皆笑之謝朓詩誰
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晏子春秋景公被狐
白之裘坐於堂易繫辭精義入神陸機詩玄
冕無醜士阮藉詩朝為媚少年夕暮成老醜
周泰答鍾繇曰獼猴騎土牛莊子比溟有魚
其名曰鯢化而為鵬魯仲連好個儻奇偉之
畫策士贊曰逸詩無棄顛頽陸機詩藹藹風
雲會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東漢書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日御曰羲和覆盆見十一卷註十洲記滄海
島在北海中四面圍繞各五十里外別有
圓海繞山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漢武
帝內傳西王母曰十洲並在滄流大海玄津

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振蕩
羣精漢朱雲傳好個儻大節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

淮南望江南千里碧山對我行倦過之半落
青天外宗英佐雄郡水陸相控帶長川豁中
流千里瀉吳會君心亦如此包納無小大

齊賢曰唐志淮南道古揚州之域士贇曰漢書序
贊河間為漢宗英蜀都賦水陸所湊沈約撰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干
里西通鄧水陸之塗三七江賦播靈潤於
千里魏文帝詩行行至吳會詩云無小無大
從公于邁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

擢筆起風霜推誠結仁愛訟庭垂桃李賓館

羅軒蓋何意蒼梧雲飄然忽相會才將聖不

偶命與時俱背獨立山海間空老聖明代知

音不易得撫劍增感慨當結九萬期中途莫

先退齊賢曰左傳館如公寢宿至如歸鮑照
詩軒蓋已雲至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

自蒼梧入于大梁謝玄暉詩雲去蒼梧野史
記李廣老數奇如淳曰奇不偶也陸士龍詩

知音世所稀孟子曰撫劍疾視莊子搏扶搖
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士贇曰說苑趙簡子曰

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語天縱之
將聖莊子時命大謬史東方朔傳曰今世之

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寡偶少
徒固有常也陶潛詩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
悲又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古詩不惜歌
者苦但恐知音稀王羲之宴蘭亭序曰感慨
之係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為草當作蘭為木當作松蘭幽香風遠松寒
不改容松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雞與雞並
食鸞與鸞同枝揀珠去沙礫但有珠相隨

曰本草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
香云都梁是也水經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

上有涇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
薄奇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與蘭草大
抵相類顏師古以蘭為澤蘭非也禮記曰如
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辨命
論曰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楚辭將與
雞鷺爭食乎郭璞曰丰容也蒼頡篇茸草貌
應德璉詩曰簡珠墮沙石士贊曰謝靈運詩
蒲稗相因依陶潛詩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
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東漢黃瓊
上疏曰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
遠客
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
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人同
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同

心人於我少留情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適

長鋏歸來乎秋風思歸客

齊賢曰史記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

使齊齊襄王聞睢辯口賜之金須賈怒以睢持魏陰事告齊故得饋歸以告魏相齊使笞擊折脇摺齒睢陽死即卷以簣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睢從簣中得出更姓名曰張祿隨王稽入秦上書昭王言太后穰侯昭王大懼廢太后逐穰侯拜睢為相魏使須賈使秦睢坐賈堂下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魏齊恐走趙匿平原君家昭王聞為書遺平原君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入秦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閔趙王發卒圍平原君

家急齊夜奔出見趙相虞卿卿乃解相印與齊亡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畏秦猶豫未決齊怒自到趙王卒取其頭予秦虞卿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滅項籍田橫懼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島中高祖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戶鄉廐置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奏之高祖為流涕拜客為都尉橫既葬二客穿塚旁皆自剄從之帝以橫之客皆賢者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皆自殺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王融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馮驩見孟嘗君君置干舍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晉張翰因秋風起思歸士贊曰楚辭去鄉離家兮來遠客陶潛詩執若當世士冰炭蒲懷抱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莊子吾見子之心矣方

寸之地虛矣梁武帝曰一日千古班固賓戲
曰虞卿顧盼而捐相印史子貢知孔子思歸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

水兼期同遊因有此贈 宣州作

我隨秋風來瑤草恐衰歇中途寡名山安得

弄雲月渡江如昨日黃葉向人飛敬亭愜素

尚弭棹流清輝 齊賢曰江淹詩瑤草正翕掩

名曰女尸化為瑤草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

者媚於人唐志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士贇

曰張載詩下車如昨日謝冰谷明且秀陵巒

靈運詩曰山水含清暉

抱江城粲粲吳與史衣冠耀天京水國饒英

竒潛光卧幽草會公真名僧所在即為寶開

堂振白拂高論橫青雲雪山掃粉壁墨客多

新文為余話幽棲且述陵陽美天開白龍潭

月映清秋水黃山望石柱突兀誰開張黃鶴

久不來子安在蒼茫東南焉可窮山鳥飛絕

處稠疊千萬峯相連八雲去 齊賢曰陸士龍

九域志陵陽山在宣州仙傳竇子明棄官李

龍來迎子明上居陵陽山至百餘年乃得仙
又有子安仙人也來就子明二十年一旦忽
死葬山下常有黃鵠栖其樹上鳴云子安子
安黃山圖經黃帝與浮丘仙人煉丹於山又
云黃帝浮丘游黃山駐天都峯今有浮丘翁
仙壇唐武德四年析宣州之秋浦南陵置池
州故今池州有陵陽縣城陵陽廟王贊曰任
彦升撰王儉文集序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
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
禮樂在是矣范彦龍詩水國富英奇後漢鄭
元傳曰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曜世嘉其高
漢書母甚高論東漢書孔公緒清談高論虛
枯吹生曹植詩悲嘯入青雲潘聞此期振策
岳哀亦逝文視天日兮蒼茫注

歸來空閉關相思如明月可望不可攀何當

移白足早晚凌蒼山且寄一書札令予解愁

顏齊賢曰天台賦振金策之鈴鈴劉伶古閑

兮共月宋之問詩明河可望不可親高僧傳

釋曇始游化關中足白於面疏秦嘉詩振策

嘗沾汚時稱白足和尚士贊曰秦嘉詩振策

陟長衢陸機詩振策指靈丘曹植詩相思無

終極魏武帝短歌曰明明如月曹植詩光景

不可攀顏延之詩云謁帝蒼山曹植詩客從

贈友人三首

蘭生不當戶別是閑庭草風被霜露欺紅榮

已先老謬接瑤華枝結根君王池顧無馨香
美叨沐清風吹餘芳若可佩卒歲長相隨賢齊

曰表淑詩曰種蘭忌當戶懷壁莫向楚楚少
別玉人門非植蘭所楚辭折疏麻兮瑤華陸
機詩被蒙風雲會移君華池邊沾潤既以渥
結根與且堅毛詩何以率歲士贊曰選古詩
馨香盈懷袖詩穆和清風陸機詩
餘芳隨風捐曹植飛蓋長相隨

其二

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燕
復歷秦其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持此願投

贈與君同急難荆卿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

號易水上為我揚波瀾鑿井富及泉張帆當

濟川廉夫唯重義駿馬不勞鞭人生貴相知

何必金與錢齊賢曰荆軻傳燕太子豫求天

首取之百金高祖斬蛇劍十年一磨刃如霜
雪毛詩兄弟急難荆軻衛人衛人謂之慶卿

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卿至易水上歌曰風蕭
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孟子掘井

九朝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尚書說命若濟
巨川士贊曰繁欽述行賦茫茫河濱實多沙

塵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塵西京賦撲叢為之
摧殘劉公幹詩從爾浮波瀾嵇康書夫人之

相知貴識
其天性

其三

慢世薄功業非無胷中書譁浪萬古賢以為
 兒童劇立產如廣費匡君懷長策但苦山北
 寒誰知道南宅歲酒上逐風霜髮兩邊白賢
曰毛詩譁浪笑傲選詩好為蕩舟劇王吉疏
曰建萬世之長策法真太守欲以為功曹真
曰將欲吏之真將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阮
籍阮咸居道南諸阮居道北比阮富南阮貧
周喻舒人與孫策同年勸策從居舒策從之
喻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士贊曰史魯仲連傳

好奇偉儻之畫策劉孝標廣絕蜀主思孔
交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明晉家望安石時人列五鼎談笑期一擲虎

伏被胡塵漁歌遊海濱弊裘耻妻嫂長劔託

交親夫子秉家義羣公難與鄰莫持西江水

空許東溟臣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齊賢曰先

主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謂關羽等曰孤之

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謝安石盤桓東山王

濛云安石不起將如蒼生何劉孝標辨命論

曰公孫洪開東閣列五鼎劉毅家無儋石之
儲樗蒲一擲百萬漢書用則為虎苟未用則
鼠伏不動太公以漁釣自資起海濱即三公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不聽黑貂之裘弊黃金
百斤盡權橐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
莊子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轍中
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君豈有斗升之水
活我哉周曰我且南見楚越之王激西江之
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君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
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史蘇秦之燕
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
所常見德者士贇曰左思詩談笑却秦軍南
史宋書張壞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枚乘兔
園賦高冠扁焉長劍開焉說苑仲尼曰新交
取親其忠乎長門賦交得意而相親左思詩
羣公祖二疏史范曄傳能自致身於青雲之
上

陳情贈友人

延陵有寶劍價重千黃金觀風歷上國暗許
故人深歸來挂墳松萬古知其心懦夫感達
節壯士激青衿齊賢曰季札將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
之季子為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
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挂徐君墓
樹而去徐君墓在今泗州有挂劍臺存焉孟
子曰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左傳聖達節次守
節毛詩青青子衿士贇曰論衡世稱利劍有
千金之價曹植詩寶劍直千金南史梁武紀
曰一旦鮑生薦夷吾一舉置齊相斯人無良
萬古

朋豈有青雲望臨財不苟取推分固辭讓後
世稱其賢英風邈難尚論交但若此有道孰

云喪

齊賢曰史記管仲夷吾穎上人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事公子小白仲事公子

糾及小

白立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

仲管仲

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

一匡天

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常

與鮑叔

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

知我貧

也王贊曰左傳云齊殺公子糾召忽

死之管

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婦

而以告

曰管夷吾治於高溪使相可也公從

之毛詩

每有良朋况也永嘆須賈謂范睢曰

君能自

致於青雲之上曲禮臨財毋苟得多

北山移

文張英風馳妙譽莊子道喪世矣多

君驪逸藻掩映當時人舒文振頽波秉德冠

彝倫卜居乃此地共井為比鄰清琴弄雲月

美酒娛冬春薄德中見捐忽之如遺塵英豪

未豹變自古多艱辛他人縱以踈君意宜獨

親

齊賢曰選詩舒文廣國華毛詩秉文德洪

八家共

一井左傳齊桓公存三亡國義士猶

曰薄德

易君子豹變士贊曰楚詞屈原作卜

居曹植

詩萬里猶比鄰古詩不如飲美酒漢

酈食其

傳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毛詩豈無

他人古

詩去者日柰何成難居相去復幾許

以踈來

者日以親

飄風吹雲霓蔽目不得語投珠冀相報按劍
恐相距所思採芳蘭欲贈隔荆渚沈憂心若
醉積恨淚如雨願假東壁輝餘光照貧女賢齊
曰離騷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註
飄風以興邪惡之衆雲霓惡氣喻佞人鄒陽
書明月之珠以闇投人於道無人無不按劍相
眇者陸機詩上山采瓊藥穹谷饒芳蘭張衡
詩我所思兮在桂林劉休玄詩沈憂懷明發
漢書任大責重憂心如醉甘茂傳茂亡秦奔
齊蘇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貧人女與富人女
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置燭而子之燭光幸
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
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

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代諾夏侯湛抵疑曰
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女之目王寶曰古詩
同心而離居又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
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史高祖紀曰與項羽
相距歲餘鮑照詩徒積
千載恨詩云泣涕如雨

贈從弟冽

楚人不識鳳重價求山雞獻主昔云是今來
方覺迷自居漆園地久識咸陽西風飄落日
去節變流鶯啼桃李寒未開幽關豈來蹊逢
君發花萼若與青雲齊及此桑葉綠春蠶起

中閨日出布穀鳴田家擁鋤犁顧余乏尺土

東作誰相攜齊賢曰尹文子曰楚人指山雉

漆園吏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楊惲曰

田家作苦堯典平秩東作士贇曰括地志漆

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古屬蒙縣

曹植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戴逵林棲

賦曰幽關忽其離鍵齊安陸昭王碑曰幽關

洞開詩云棠棣之華萼不韡韡謝宣遠詩花

萼相光飾古詩上與浮雲齊沈約詩寧憶春

蠶起日暮桑欲萎東都賦不階尺土一人之

柄漢地理志不傳說降霖雨公輸造雲梯羗

立尺土之封

戎事未息君子悲塗泥報國有長策成功羞

執珪無由謁明主杖策還蓬藜他年爾相訪

知我在磻溪齊賢曰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

兼為楚造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

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設攻城之機九變墨

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漢書

西羗本出三苗姜姓之別也即西戎左傳趙

孟謂絳縣人曰吾子辱在泥塗久矣過秦論

曰振長策而馭宇內陳軫曰越人莊舄仕楚

執珪左太冲詩功成不受賞鄧禹杖策北渡

及光武於鄴月令曰藜莠蓬蒿並與磻溪在

鳳翔府號縣東南十八里猶有太公投竿釣

餌兩膝所著之地王贇曰李陵書云欲如前

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漢王吉傳曰建萬世

之長策尚書曰禹成厥功又成允成禮稽

命徵曰諸侯執珪陸機詩杖策將遠尋文中
子曰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太公之都磻溪

贈間丘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秋月荷衣
落古池閑讀山海經散帙臥遙帷且耽田家
樂遂曠林中期野酌勸芳酒園蔬烹露葵如
能樹桃李為我結茅茨齊賢曰北山移文焚
帛製而裂荷衣說文
帙書衣楊惲書曰匡家作苦林中如竹林
七賢之類閑居賦綠葵含露趙鞅謂陽虎曰
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淮南子曰
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王賈曰郭璞

撰山海經二十三卷又注山海經圖贊二
卷謝靈運詩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

贈錢徵君少陽一作送趙雲贈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
各成絲秉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川

獵猶可帝王師齊賢曰選古詩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遊莊子投竿東海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影非虎非
羆伯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
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以為師少陽年八
十餘故方之太公士贇曰南史紀曰長星勸

汝一
杯酒

贈宣州靈源寺仲瀾公

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下映雙溪水如天
落鏡湖此中積龍象獨許瀾公殊風韻逸江
左文章動海隅觀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
日逢支遁高談出有無齊賢曰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歸藏啓筮曰白雲出自蒼梧鏡湖在越州智度論曰龍行水中力大象行陸中力大故以負荷大法者比之寶積經云勝現王如來入善擇長者大龍乞食夫苾芻僧左右翼縱修攝諸根如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

空色復與空論或示土坦之坦之都無言
曰嘿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貴士
寶曰維摩詰經曰菩薩有威德力故現行逼
迫示諸衆生如是難事凡天下劣無有力勢
不能如是逼迫苦薩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
堪小涅槃經戒律文章悉付迦葉維摩詰經
曰尔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
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智者見水中月又曰
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智譬如不下巨海
終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入
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贈僧朝美

水客凌洪波長鯨湧溟海百川隨龍舟噓吸

竟安在中有不死者探得明月珠高價傾宇

宙餘輝照江湖苞卷金縷褐蕭然若空無誰

人識此寶竊笑有狂夫了心何言說各勉黃

金軀齊賢曰海賦擊洪波指大清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雄曰鯨雌曰鯢嵇康曰

溟海取共溟漠無涯也海賦嘘吸百川士贇曰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註明月寶珠也東

漢邊讓傳蔡邕薦讓於何進曰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遠輩而進非所以彰瓌偉之高

價昭知人之絕明也王粲詩桑梓有餘輝劉向說死曰晏子曰臣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

臣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被褐懷玉外同狂夫按維摩詰經

曰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智下下巨海不

能得無價寶珠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

切智寶此篇主意全是隱括此經又經云其

室空無所有又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

切法無言無說黃金軀見前注

贈僧行融

梁有湯惠休常從鮑照遊蛾眉史懷一獨映

陳公出卓絕二道人結交鳳與麟行融亦俊

發吾知有英骨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月大

海乘虛舟隨波任安流賦詩旃檀閣縱酒鸚

鷓洲待我適東越相攜上白樓齊賢曰沈約
惠休善屬文世祖命使還俗姓湯位至揚州
從事鮑照字明遠蛾眉山見前史懷一陳公
未詳揚子麟之師師鳳之儀儀莊子海若海
神名又曰千金之珠在驪龍頷下莊子虛船
觸舟雖福心之人不怒燕嚴經以旃檀為殿
鷓洲在鄂州東越今會稽也世說孫興公
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亭在山陰王贊
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吳都賦剖巨蚌於回
淵濯明月於漣漪注曰明月之珠選部曲文
隨波漂流楚辭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
流

贈黃山胡公求白鷓

并序

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鷓蓋是家雞所伏
自小馴狎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
掌取食然此鳥耿介尤難畜之余平生
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輟贈於我唯求
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叫
文不加點以贈之

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鷓白鷓白如錦白雪
恥容顏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間夜棲寒月

靜朝步落花閑我願得此鳥翫之坐碧山胡

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齊賢曰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

金百鎰白璧一雙西京雜記閩越王獻高帝白鷗黑鷗各一雙西都賦招白鷗下鳴鷗士

贊曰孟子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雪之白

猶白玉之白與曹植詩我願執此鳥惜哉無

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

敬亭一迴首目盡天南端仙者五六人常聞

此遊盤谿流琴高水石聳麻姑壇白龍降陵

陽黃鶴呼子安羽化騎日月雲行翼鴛鸞下

視宇宙間四溟皆波瀾汰絕目下事從之復

何難百歲落半途前期浩漫漫彊食不成味

清晨起長嘆願隨子明去鍊火燒金丹齊賢曰宣

城有敬亭山語冠者五六人列仙傳琴高趙

人以鼓琴為宋康士舍人浮游冀州三百餘

年後入碭水中乘赤鯉魚來出泊一月復入

水去花姑山亦謂之麻姑山昔麻姑修道於

此上昇有仙壇陵陽竇子明及子安事見十

李集卷之二

山改名玄宇遠遊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
 羽化矣莊子王倪曰至人神矣乘雲騎日
 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又其下
 視也亦猶是已劉楨詩從爾浮波瀾沈約詩
 歸海流漫漫曹植詩清晨
 復來還又中夜起長嘆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江徼何意上東門胡雛
 更長嘯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
 天頽陽掩餘照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
 海望長安嘖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

予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

齊賢曰晉五

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鷲飛出蒼者
 天此羽虫之孽白者金色國之祥也蒼為
 羽象其可盡言乎大安中童謡曰五馬游渡
 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
 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
 統石勒上黨武鄉羯人年十四隨邑人行販
 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
 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
 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安祿山入奏氣驕蹇
 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狠
 子野心有逆相請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
 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天寶
 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夕陷洛陽明年陷長安
 唐志開元十四年十月甲寅太白晝見至德

二載七月巳酉太白晝見經天至于十一月
戊午不見歷秦周楚鄭宋燕之分春秋劉子
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廣絕交論云世路險
巖一至于此桓子新論云有人言望長安則
出門西向而笑王贊曰漢書張耳陳餘傳贊
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張載詩季葉喪亂起
盜賊如豺虎王粲詩西京亂無象豹虎方遘
患晉庾闡檄石虎文猶烈火之焚秋蓬狂風
之掃落葉也謝宣遠詩頽陽照通津蔡文姬
詩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蓋覆漢書盧綰傳曰
欲令久連戰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
兵母決戰

上人歡娛每相召胡床紫玉笛却坐青雲叫
切花滿州城置酒同臨眺忽思剡淡去水石

遠清妙雪晝天地明風開湖山貌悶為洛生
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獨
散萬古意閑垂一溪釣猿近天上啼人移月
邊棹無以墨綬苦來求丹砂要華髮長折腰
將貽陶公誚齊賢曰王仲宣詩願我賢主人
相逢江次請為一弄伊已貴顯聞徽之名便
據胡床三弄而去梁州記咸寧中盜發張駿
塚得白玉笛紫玉簫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
雪訪戴事見前晉書或請顧愷之作洛生誅
答曰何至作老婢聲吳都賦曰登東歌操南
音荆豔楚辭吳歛越吟謝靈運有登臨海嶠

詩漢制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葛洪聞交趾
出丹砂求為勺潘令王贊曰沈約詩歡娛人
事盡陸機詩置酒高堂上南史陶潛為彭澤
令邵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
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曰即日
自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詞以遂其志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

當塗

金鏡霾六國亡新亂天經焉知高光起自有

羽翼生蕭曹安岷岷耿賈摧欖槍齊賢曰雒

鏡六國秦楚韓魏燕趙高祖滅秦誅項光武
夷王莽勦羣盜秦誓邦之仇隄爾雅妖星為
欖槍謝宣遠子房詩垓下墮欖槍王莽奔國號
鏡霾六國指秦亡新亂天經指王莽奔國號

新室漢書傳羽翼已成管子齊桓公曰寡人
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前漢書賈
將傳論耿賈之鴻烈耿弁賈復也十八吾家有

季父傑出聖代英雖無三台位不惜四豪名

激昂風雲氣終協龍虎精弱冠燕趙來賢彥

多逢迎齊賢曰史記項羽季父項梁注季父
叔父也以指陽水晉天文志在天為

三台在人為三公陶淵明集聖賢羣輔錄戰
國策四豪齊孟嘗君田文魏信陵君無忌趙
平原君趙勝楚春申君黃歇禮記二十曰弱
冠王贊曰漢書游俠傳曰列國公子魏有信
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
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皆以取

重諸侯顯名天下搯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揚雄傳激昂萬乘之主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故出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魏管輅王經論輅得雲龍之精能養和通幽非徒會合之才也顏延年詩榮會魯連善談笑季布折公卿遙知禮在逢迎

數絕常恐不合并惕想結宵夢素心久已冥

顧慙青雲噐謬奉玉樽傾山陽五百年綠水忽再榮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筆洒篆文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秀

句滿江國高才揆天庭

齊賢曰左太冲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

軍漢書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孝惠時匈奴為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阿太后以噲為然布曰噲可斬殿上皆怒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水經曰合并眾流淵明詩聞多素心人顏延年詩仲容青雲噐曹子建樂府玉樽金杯不能使薄酒更厚山陽在隋為楚州海賦崩雲屑雨鄂州圖經云陽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中鬼為之哭蜀都賦摘藻揆天庭王贊曰左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蘇武詩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顏延之撰陶徵士誄曰弱不好弄長實素心江淹詩素心正如此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辭歸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老子

曰下士聞道則大笑之張景陽七命曰皇道
煥炳魏文帝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
天垂光彩五宰邑艱難時浮雲空古城居人
色一何鮮

若薙草掃地無纖莖惠澤及飛走農夫盡歸

耕廣漢水萬里長流玉琴聲雅頌播吳越還

如太階平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羣鳳憐

客鳥差池相哀鳴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輕

贈微所費廣斗水澆長鯨齊賢曰周禮蕪氏

迫地芟之也薙託計切羽獵賦刮野掃地晉
天文志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

階金陵事見前白下在上元縣北楚辭有鳥

自南兮來此漢北好矯仁麗兮乃獨處此與

域廣絕交論曰莫肯費其半救罕有落其一

毛孟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莊子鮒魚

曰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士贇曰漢書贇曰秦

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黥布傳且掃

淮南之衆師古曰掃者謂盡舉之如掃地之

為說文明及鵬此古文鳳字而朋鳥象形鳳

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為朋黨字山海經

丹穴之山有鳥五色而文名曰九苞鳳詩云
差池其羽又彈劍歌苦寒嚴風起前楹月銜
云哀鳴磬磬
天門曉霜落牛渚清長嘆即歸路臨川空屏
營齊賢曰馮驩彈鋏而歌天門山見前九域
志牛渚磯隸太平州温嶠燬犀照水怪處

李少卿詩屏營衢路側國語申包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士贊曰苦寒行歌錄曰古詞清調曲謂因行役遇寒而作也魏武帝苦寒行曰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潘岳秋興賦臨川感流以嘆逝登山懷古而悼遠曹植恨詩中夜起長嘆石季倫詞佇立以屏營

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

謝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垂故交不過

門秋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齊賢

南陵縣在宣州西東方朔將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者唯大伍公耳

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答以不

知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

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

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

而不知是歲星慘然不樂謝靈運應場詩調

笑輒酬荅三輔黃圖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

書賢才史記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置酒凌歊臺歡娛未曾歇

歌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問我心中事為君

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

遇小儒安足悲齊賢曰凌敲臺隸唐宣州本朝隸太平州之姑熟白紵亭

宋武帝與羣臣會於此為白紵之歌太白有天門山銘士贊曰曹植詩置酒高堂上謝眺

詩零落悲友朋歡娛宴兄弟謝靈運詩歡娛
寫懷抱楊子曰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昨
曰無士解嘲曰或七十說而不遇問雲南五
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一遇

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雲旗

至今西二河流域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魯女

惜園葵齊賢曰雲南喪師乃楊國忠舉鮮于

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亮至南中募生致

孟獲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

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占歌辭曰

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公儀休為魯相食

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王贊曰戰國策唐且

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楊子法言

川谷流人之血七命曰指鄭則三軍白首摩

晉則千里流血按此詩魯女惜園葵是用事

非泛引事也此是列女傳漆室女事傳曰漆

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

公時君老大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隣人婦從

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漆室女曰

嗟乎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
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
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
逸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
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
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
百步猶且不免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奸偽
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
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夢之乃曰
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

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
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
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咸陽天下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賴

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

來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

蹉跎因世違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齊賢曰袁

陽源詩秦地天下樞戰國策邑子見秦王曰
韓魏天下之樞也史記孔子適衛見南子子
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
之士贊曰孟子於是始興發補不足莊子曰

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陸機詩辭家遠行游
蘇武詩生當復來歸陶潛詩未夕復來歸傳
毅七激曰閻君逐臣頑父放子陸機詩逐臣
尚何有棄友馬足嘆晉景帝紀宣帝將誅曹
爽帝寢如常文帝不能安席楚辭驥垂兩耳
中坂蹉跎世說周處曰欲自修改而年已蹉
跎語叔孫武叔毀仲尼
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

贈汪倫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岼上踏歌聲桃花潭

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齊賢曰白遊涇

汪倫常醞美酒以待白倫之裔孫至今寶其詩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二

程